

著韓伯曹

編主繩胡



法國民族解放鬥爭史

徐亞夫敬贈

一九五一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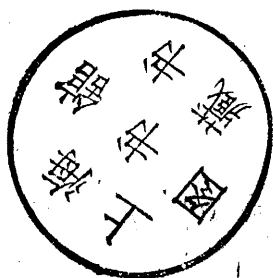
救國通俗小叢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7952B

4016



~~A161052F~~

法國民族解放鬥爭史

第一段

法蘭西大革命

反動派借外兵

布異侯上密奏

路易王出巴黎

第二段

愛爾橋逃王被阻

布異侯騎兵繳械

富市民中途變卦

共和黨大受摧殘

第三段

王公貴族通外敵

德帝普王發宣言

路易十六反革命

濟隆特黨主抗議

第四段

法蘭西民族抗戰

革命軍內部腐敗

義勇隊集中巴黎

請願團包圍王宮

第五段

馬賽軍隊進巴黎

革命群眾決死戰

雅各賓黨倡民主

巴黎公社囚國王

拉斐德叛變失敗

隆格威守軍降敵

第六段

志願軍投效抗戰

市政府搜查內奸

第七段

右傾派懷疑民主制

製鎖匠揭破鐵櫃案

山岳黨反對妥協派

賣國賊走上斷頭台

反徵兵農民起暴動

議財政政黨起紛爭

第八段

開協會民衆逐議員

行新政抗戰慶成功

第一段

法蘭西大革命

反動派借外兵

布異侯上密奏

路易王出巴黎

美國獨立以後，法國又發生大革命。法國的革命，起初是民權革命，後來一發展起來，又成了民族革命。

法國革命以前，是君主獨裁政治，對外呢外交失敗，對內呢苛捐雜稅，糟場人民，蠻不講理。還有貴族和教士，佔有大部份土地，享受特權，不納糧餉，却向平民需索。此等封建制度，在過去還可以勉強撐持，到了十八世紀，新式工商業漸漸的發芽，資本主義的自由思想老早發生了，再加上美國獨立成功的榜樣，擺在面前，誰能够忍受封建的壓迫呢？所以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巴黎市民暴動，打開巴士的牢獄，革命潮流從此上漲，不能制

止。鄉下農民也紛紛暴動，燒貴族的房子，分貴族的財產。後來逼得國王和貴族同教士，自願放棄特權，取消君主獨裁，召集人民代表，開議會決定國家大事，將大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這算是民權革命的勝利。

可是國王，貴族和教士，雖然勉強屈服，實在並不甘心，所以暗地裏仍然千方百計，來破壞革命。起初他們的計策，不過是在民衆中間散播謠言，挑撥離間，或者在議會裏面勾結黨羽，乘機搗亂。後來覺得這些法子，效驗很少，就想當「漢奸」，到外國去勾結專制帝王軍閥來鎮壓國內的革命民衆。這樣一來，就引起德奧等國，侵略進來，干涉法國的革命，使法國民族，受了重大的壓迫。於是法國的民權革命，就轉變到民族革命了。

×

×

×

却說「七一四」革命爆發以後，國王的弟弟阿大亞首先逃到外國去，各貴

族接二連三地逃走。他們逃到外國，就向外國的國王貴族們訴苦，說那些革命黨很兇，一般平民百姓被革命黨喚起，和國王貴族爲難，鬧得天翻地覆，真不成樣子。那些國王們貴族們聽了，心下也不安，生怕法國的革命傳到外邊來，弄得各國民衆大家要打倒封建勢力，剷除貴族特權，那時候就不能作威作福了。因此這些人就起意要派兵干涉法國的革命。

這時候，法國的北部邊境還有一支兵，是歸貴族統帶的。這貴族就是布異候爵，他駐兵的地方是蒙墨地，和德國搭界。他想：『法國國王和王后現在巴黎城中，被民衆脅迫，行動極不自由。我如今偷偷地把他們兩位聖駕接過來，暫時在我營裏歇宿幾天，一面向德國國王借兵。候德國大兵一到，我們一同打回巴黎，掃蕩革命，恢復封建制度，國王貴族，仍然享受特權，壓迫民衆，豈不快活？』於是派了一個心腹，暗地混入王宮，把密奏一封，呈上國王，內中

教他如此這般做去。國王路易十六，看見革命衆民，越鬧越兇，本來起了逃走的意思，如今接了布異的密奏，如何不喜？當時就向王后附耳低語，叫她檢點細軟，交給心腹家人。夫婦兩人卸下龍袍，穿起平民衣服，假裝做生意買賣的；到了夜裏，寂靜無聲的時候，各看守的人都沉沉地睡去，就趁機逃出王宮，混出巴黎市外，向北而行。此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事也。

不料路易十六一行的車子，走過一個小村，被一個做過驛站長的人看見。那人名叫德露葉，向來聽人說過國王相貌的，如今看見如此情形，猜想是國王化裝逃走，就想叫幾個人，在路上截住。無奈車子走得飛快，等德露葉叫得夥伴來時，早已走得遠了。

第二段

愛爾橋逃王被阻

布異候騎兵繳械

富市民中途變卦

共和黨大受摧殘

國王路易十六等一批逃走者，驚驚惶惶地駕着車子，向前走去。忽然車子陷在爛泥中間，半晌方才拔出，耽擱了一點時間。只聽得後面吆呵喧天，有人追到。王后嚇得魂不附體，牽着國王的衣袖哭起來。國王一面叫駕車的揚鞭打馬，飛速向前，一面安慰王后道：「布異候爵已經派了馬隊來接我們，約定在愛爾橋會合，現在隔愛爾橋不遠了，你不要害怕」。

頃刻間，到了愛爾橋邊。後面追的已經追近，側面又來了四五個背槍的攔住去路。原來是當地老百姓，聽見有人叫喊捉拿逃走者，大家都來了。那布異候的馬隊卻沒有來，國王和王后等就都被衆人拿住了。

德露葉喝令下車步行。路易十六夫婦只得從命，跟着衆人走到一個雜貨店內。衆人叫他們坐在屋子的角落裏，聽候審問。起初德露葉問他，路易十六總說他是鄂連公爵面前的一名聽差，不承認自己是國王。德露葉沒法子證實，就派一個人到瓦萊納地方去找了一個法官來了。這個法官是面過聖的，一見面就叫路易十六做『我王陛下』。路易沒法子抵賴，只好承認是國王，並且說他因為鄂連公爵百般加害於他，使他不能安身，所以逃走。

那幾個背鎗的民衆，聽見路易十六的話，知道是一片胡話，不肯相信，便道：『我們老早聽見謠言，說你私通外國，準備當漢奸，你還想瞞過我們嗎？』說着，派一個人到村鎮上的警鐘樓去撞鐘。一時鐘聲噹噹，四鄉農民聽見的都背着草叉木棒，集合起來。霎時間大路上擁擠不通，總有千人上下，大家一傳十，十傳百，知道是國王逃走被截住了。

正在紛紛議論時，前面馬蹄得得，布異候迎接國王的馬隊來了。那馬隊不過一百多人，如何抵得過多數民衆？只見四圍民衆，包圍攔來，大喊「繳械」！馬隊不敢違拗，都把械繳了。德露葉叫他們到店裏去，弄來一大罇酒，請他們吃。然後向他們演說，把民衆爲什麼革命，國王爲什麼逃走，民衆又爲什麼截留他的緣故，一五一十地說了。那些騎兵聽了，很表同情，一齊大喊「國民萬歲」！

這時候，路易十六只想多捱些時刻，因爲料想布異候一定加派大隊救兵到來。誰知民衆看破了這點，都喊着「把他送回巴黎去」！恰好巴黎的議會和國民保衛軍統領拉法夷脫的命令到了，叫將逃走的國王扣留。衆人於是強迫國王等一批人上馬車，解回巴黎。交給國民保衛軍看管。

自從國王逃走過一次，威望完全失去，國家大權便歸了議會。國民當中有

些主張廢除王政，採用共和政體的，就組織了共和黨。但因為中等市民，畏懼平民得勢，將加重富人的捐稅，曾一度反對共和，並且唆使國民保衛軍慘殺共和黨人。這些有財產的中等市民，把平民革命份子剷除了許多以後，趁勢訂「憲法」，選舉議員，組織「立法議會」那議會中佔勢力的，不待說，都是這些革命到半路上，忽然變卦的壞蛋。這些反對共和的壞蛋取名叫做立憲黨，他們不澈底反封建，却一味壓迫共和黨，不過王黨在議會中是沒有站腳的地位了。

那些逃在國外的王黨貴族們，起初聽說國王被截回巴黎，非常着急。後來聽見立憲黨得勢，共和黨大受摧殘，却又高興起來，大笑說：「是我等回國稱霸的機會來了！」於是反革命活動大大擴張起來。

第三段

王公貴族通外敵

德帝普王發宣言

路易十六反革命

濟隆特黨主抗戰

上次說過國王的小弟弟阿大亞伯爵逃到國外。却說國王還有一個弟弟叫做蒲鬱溫斯伯爵，那一次國王逃走，他也跟在裏邊，但是並沒有被民衆截回，獨自一人逃到比利時國京城不魯塞爾去了。他們兩兄弟在國外聽說哥哥路易十六承認了新憲法，完全打破了歷代的王權，覺得太不行了，他們說，哥哥這等行爲應該作爲無效。他們遣派黨羽，到法國到處宣傳，說現在國王既已不能自由，一切命令作爲無效，凡屬貴族之人，都應當趕快離開法國，共圖良策，至於一切指揮命令，暫時由蒲鬱溫斯伯爵代理執行。他們並威嚇道：『貴族人們如有不肯脫離軍營，拋棄房產，出國共圖大事者，將來王政復活，一定將他們削

職，貶爲庶民』。各貴族聽說如此，出國同謀的不在少數。

這些貴族和王黨聚集在德國的邊界和比國的京城，日夜圖謀反革命，三番五次地向德意志皇帝，普魯士國王去借兵。德帝普王看見這種情形，也覺得攻打法國，壓迫革命，是必須幹一幹的，於是答應出兵相助，並且在一千七百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先發宣言一通以爲號召。那宣言的大意說：『歐洲各國的君主和法國的君主有着共同利害。君主的權柄決不許看輕了。法國人應該聽他們的君主自由，讓他復位，把議會解散，將貴族們的權利交還。如若不然，各國就會用戰爭來幫助法國的君主』。這篇宣言的口氣完全是恐嚇法國民衆的，不料法國民衆並不恐怕，反而因此更加怨恨貴族，更加團結自身的力量，更加鞏固法國的國防，準備和國內外的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

且說國王路易十六在巴黎，雖然被人監視，却在暗中勾通國外的王黨，進

行種種陰謀。這種情形，巴黎的『立法議會』也猜着了。當他那次逃走的時候，曾下了一道上諭給他的小弟弟，叫他在哥哥被捉時代理政事，所以後來他的小弟弟逃到國外，就自稱爲代理政事的『攝政』。立法議會看見王弟假借『攝政』名義，在外國活動，有些不妙，便議定由國王下命令，限王弟蒲懋溫斯伯爵在兩個月內回國，如若不回，就取消其『攝政』之權。再議定一個命令，叫在逃的貴族於年底回國，如若不回，就將其財產充公。這兩道命令草稿拿到國王面前請他畫行，他只在頭一個命令上畫了，關於逃亡貴族的命令，却死也不肯畫行。路易十六這種行爲，越發令人生疑，大家把他認爲確實私通外國並私通反革命派的人了。

這時候奧國進兵侵入法國，聲勢洶洶，因爲法國王后的娘家是奧國的皇家，法國國王夫婦暗中到奧國求救的信絡繹不絕，加上奧國國王又兼德國皇

帝，他是極端主張君主獨裁，恨死了民主革命的人，怎麼不拚命地干涉革命？奧普兩國，爲了這件事情，結成了同盟，奧國一動，普魯士自然也跟着來的。法國的立法議會中，濟隆特黨最佔勢力，這黨多係中等階級的富人，他們很想把國王的漢奸行爲在抗敵戰事中暴露出來，使國王自知迴避，不必要民衆費力，這樣，就免得再有平民暴動，澈底革命的事發生，因此濟隆特黨主張對奧宣戰，而且主張「速戰速決」，以免拖延過久，弄出什麼新花樣來。

第四段

法蘭西民族抗戰

革命軍內部腐敗

義勇隊集中巴黎

請願團包圍王宮

立法議會決定對奧宣戰以後，法蘭西民族的抗戰就開始了。奧普聯軍是久練之兵，軍容很盛，浩浩蕩蕩，向法國殺奔前來，法國軍看看抵擋不住了，只

往後退。前方敗信傳到巴黎，人心惶惶，一般共和主義的分子，就越發憤激，主張廢除王政，召集民兵，擴大抗戰工作。

原來法國革命軍還是在初創的時候，大多是由舊式軍隊改編的，這些舊式軍隊對於民主共和的道理，未必十分的清楚，軍官們甚至還是一些地主貴族出身的，他們如何肯替民衆出力呢？所以打起仗來，並沒有決心，只不過趁機會打起發，就還勇敢；臨到敵人聲勢大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扯反線的。就是有一部分新招的軍隊，是純粹平民的，但是軍事、政治、兩項訓練，都沒有，當然也是不能打仗。因此法國軍不得不吃敗仗。最可痛心的是有一個大將，擔任一方面指揮責任的，竟至被他的部下謀殺了。

那時候，王后和敵軍仍然有秘密的書信來往，某次王后去信被前線哨兵截住了，送到巴黎報上宣布出來，人民見了，大罵國王夫婦是賣國賊，應該打

倒；改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議論，越發流行了。

共和主義者看見奧普軍隊勢如破竹，情勢非常危急，就向全國民衆宣言道：『祖國很危險了！大家起來保衛祖國呀！能拿武器的當兵去！有武器或旁的軍用品的要向官廳報告！』一面派人到各地去宣傳去組織，結果到處成立了義勇隊，又叫做「自由民兵」。這些義勇隊的總口號是『爲祖國決死』，他們由全國各地向巴黎集合的有兩萬多人。這時民衆要求廢除國王的憲兵，路易十六不肯批准。又有一個法案，是對於那些不宣誓盡忠於革命的教士施行懲戒的，路易十六也不肯批准。濟隆特黨對國王大不滿意，路易十六居然把濟隆特黨的內閣解散，用右派分子組閣。這些右派並沒有實力，路易王只是等待外國的幫助。

除巴黎外，各省也有王黨的活動，他們都有錢，購買軍器很多，又便於藏

匿，所以作亂的到處都有。他們的口號是『打倒愛國份子』，可是很少人響應他們。愛國份子每次號召民衆去衝散他們的隊伍，民衆總有很多跟着來的，所以常常達到目的。不久以後，各地王黨的作亂都被民衆打滅了，巴黎的民衆，便拿出全副力量來對付賣國的國王。

到六月二十日那天，羣衆因爲這天是紀念日，先向議會請願，又向王宮示威，王宮雖安設大砲，警衛森嚴，人民並不畏懼。聚集的人越來越多，便把外層的宮門擠開了幾處，路易十六看見這樣，便下命令叫把宮門索性開了，讓羣衆進來，聽候聖旨開導。羣衆湧進宮來，國王和羣衆見了面，羣衆道：『我等只要求陛下許可設義勇兵營，承認驅逐抵抗命令的教士』。王沒有明確的答覆，只含糊的說了兩句，最後因羣衆強迫，勉強地把表示革命的紅帽子，戴在頭上，向國民敬一杯酒。

羣衆退出後，國王就向議會提出非懲辦主持這次羣衆運動的人不可，富人們也和王同情，於是王黨越發活動得厲害，外國侵略的威脅比以前更兇。

第五段

馬賽軍隊進巴黎

革命羣衆決死戰

雅各賓黨倡民主

巴黎公社囚國王

法國民族，因為被奧普聯軍侵略，十分危險。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是大革命的三週年紀念日，全法同盟會舉行紀念大會，提出要求國王退位的口號。馬賽地方的羣衆，更明白的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換句話說，就是永遠不要國王，不要真命天子，只由人民選舉政府，來管國家的事。列位要知道，那時候法國人所進行的戰爭，是民族革命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民族革命戰爭是和多數民衆的利益一致的，所以需要的戰時政府是民主共和

政府；不是獨裁政府。

七月三十號，數萬義勇兵從馬賽開到了巴黎，口唱馬賽曲，聲音雄壯，慷慨激昂，全市人民，聽到那種革命的歌曲，個個精神鼓舞，人人情緒緊張，要和奧普侵畧軍決一死戰，驅逐他們出法國，又要清除內奸賣國賊，絲毫沒有恐慌退縮的心理。

這時候，有人從前線回來，帶來了敵軍的宣言，係用奧國皇帝普國國王兩個人的名義發出來的，那宣言的大意說：「你們法國的老百姓，都應當服從聯合國（奧國、普國）的命令。如有違抗聯軍命令者，立即軍法從事。你們巴黎的百姓，包圍王宮，大逆不道，以後再敢冒犯國王和王后尊嚴，即把全城血洗。」巴黎的民衆和革命軍聽了，並不畏懼，只是，火上加油，越發憤怒，要和侵畧國拚個你死我活。

王黨看見革命的情緒高漲，一方面勾結敵軍，一方面聯絡國內的立憲黨來打擊那主張實行民主共和喚起民衆抗敵的人，準備用殘忍的手段來打破民族革命的力量。

當時真正站在正確的革命立場上，領導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政黨，只有雅各賓黨。王黨每天破壞雅各賓黨的名譽，說他們是殺人放火的強盜，青年人贊助雅各賓黨的，都被叫作左傾危險分子，一般赤誠愛國反對聯合軍的民衆，被稱爲地痞流氓。

當時喜歡做文章發表革命政論的，最著名的有馬拉，丹敦，羅伯士幾個，他們看到時局嚴重，便召集了一個秘密會議，決定號召民衆推倒國王獨裁的政制，實行民主政治，以便發展民族革命的戰爭。

八月十日拂曉，馬賽的革命軍打先鋒，肩着槍背着刀的民衆跟隨進展，向

王宮而來，全市的貧民不一刻都到齊了，國民保衛軍和一些手藝匠，一些工人也隨後到來了。國王明知自己所作所爲，不爲民衆所容，便暗地裏逃到議會裏去了，一面命那些貴族的衛隊開鎗打老百姓。老百姓死傷五百多人，但是不怕，不退後，越發高聲大喊：「打死賣國賊」，民衆如潮水一般衝向前去。衛隊嚇得亂了陣，紛紛丟了鎗械，脫了號衣，四散逃竄，却多數被衆人捉住打死了。

國王逃到議會，濟隆特黨的議員們還不說廢止王政，國王心裏又高興了一點，不料民衆勢力太大，並不聽議會的話，他們已經組織了巴黎的民選市政府，名叫「巴黎公社」，口口聲聲要包圍議會，打倒國王。議會沒法，只得把王移到盧森堡宮。巴黎公社隨卽就把王接到當布爾塔裏面看守起來了。從此，賣國的國王變成了囚犯，民衆的活動不受阻礙，反抗德國侵略的抗戰更有勝利的把握了。

第六段

拉斐德叛變失敗

隆格威守軍降敵

志願軍投効抗戰

市政府搜查內奸

上回說到法國國王被巴黎公社監禁在當布爾塔裏面，不能自由。可是列位不要以為國王就停止了賣國活動。實在，他還是繼續和敵人暗通消息。巴黎公社雖然派人看守，王和王后還是知道外面的事情，因為王后和外面的王黨貴族，都用金錢收買看守的人，有的被收買了，就替王黨暗通信息。他們約定普國兵乘勝前進，計程可在九月五日，或六日打到巴黎，恢復國王的自由。

還有一些議員，因為家裏有點財產，總怕共和政治下面，要實行財產平等，他們和一些有錢的人，商量商量，說路易十六做王是做不下去的，民主共和又太危險，不如另立一個新王的好。其中有個拉斐德，因為做了國民保衛軍

的統領，就下命令叫他手下的軍隊實行反革命，叫他們去封閉一切俱樂部，解散雅各賓黨，捉拿雅各賓黨人，驅逐馬賽革命軍。可是國民保衛軍文化程度比較高，受了多年的革命宣傳，大半都懂得一點政治，如何肯聽拉斐德的亂命呢？於是軍士們就喊出「拉斐德反革命了，我們要打倒他」的口號，拉斐德聽了，嚇得魂不附體，悄悄的帶領幾個心腹隨從，一溜煙逃到外國去了。

拉斐德叛變的第二天，前綫上又來了不好的消息，就是隆格威地方的軍隊投降了奧國軍隊了。巴黎的王黨聽說，高興極了，從前逃到外國的王黨也暗中回來了，他們暗中活動，忙得不亦樂乎，只待九月六號普國的八萬大軍打到巴黎的時候，就到當布爾塔劫出國王，開放各處監獄，然後放一把大火把巴黎燒了。當時王黨的陰謀，發現出來的次數不少，還有議員獻媚國王，答應救出國王，同路逃到外國去的，也被人家知道了。但是王后還是洋洋得意，八月三十

日那天，有鐵工數人到當布爾牢監修理鐵欄杆，王后對鐵工說：「這些牢什子弄了有什麼用？不出八天工夫，我們就不會在這裏了！」

這時候法國的國難十分嚴重，但是巴黎公社，是個民選的革命政府，他能勇敢地號召全國民衆自動起來抗敵，革命領袖丹敦登台演說，大呼「膽子放大些！」幾天之後，就有六萬民衆自願投效，組成新軍隊，開到前線去打仗。

至於中央政府的官僚和空談革命的議員們，吃了敗仗，就心慌意亂，沒有抵抗敵軍的勇氣，就是濟隆特黨的領袖，像羅蘭等人，也都是五心不能作主，一心預備逃跑，把無數萬的革命民衆丟在後面，讓敵軍去屠殺。領袖人物當中，只有丹敦，主張堅決抗戰到底。

巴黎公社和各革命區域，在這內憂外患兩面夾攻的時候，決意嚴厲地清除內奸，鎮壓反革命。巴黎公社委任司法總長丹敦辦理此事，就在八月二十九日

下午宣布戒嚴，禁止全市行人，夜半一點鐘開始搜查全巴黎市，結果捉拿了嫌疑犯三千人，搜得王黨暗藏槍械二千枝。第二天經過審訊，將沒有證據的交保，大批放出。但是，經過這次清除以後，王黨的活動仍然厲害，到了九月一日，又發現了許多陰謀。一日下午，前方消息是威爾丹被敵軍包圍，衆人知道快要陷落，巴黎就不穩當了，一時人心惶惶，巴黎公社就下令將城門關閉，召集志願兵到校場坪集合，準備出發。欲知後事，請看下段。

第七段

右傾派懷疑民主制

製鎖匠揭破鐵櫃案

山岳黨反對妥協派

賣國賊走上斷頭台

上回說到隆格威陷落，威爾丹被圍，巴黎形勢危險；濟隆特黨官僚和議員準備逃之夭夭；王黨反革命派乘機活動，準備迎接敵人；種種情形，令人憂

慮。有許多愛國民衆，於是更澈底肅清內奸，將監獄裏所藏的王黨一概殺掉，以絕後患。雖然巴黎公社出來勸阻，但是民衆不聽，對公社的代表說：『我等現在不論怎樣和平對待叛黨，假如敵軍打到巴黎，也是一樣要受敵人殘殺的。』不過內奸領袖是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這兩個罪犯還沒有處治，反革命活動決沒有肅清的希望。國王和王后其所以沒有受審判，就是一般富人有帝王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思想，和恐怕平民起來佔勢力的心理，代表富人的濟隆特黨就是極力阻止審判國王的。他們國民協會中人數很多，故意把審判國王的問題延挨下去，不加討論。

恰好碰着王宮鐵櫃案發生，審判國王的問題就上緊起來了。鐵櫃案是怎樣的呢？有一個製鎖匠加曼向國民協會告密，說王宮裏面有一只鐵櫃，嵌在牆壁當中；內藏很多秘密文件，這只鐵櫃是他加曼嵌進去的。國民協會代表羅蘭到

宮裏搜查，果然查得許多文件，帶回來和他的老婆談了一晚，第二天在大會中公布。大家才知道王曾經把本國軍情向敵國洩露，又收買議員，把金錢幫助逃亡的王黨；種種罪案，證據確實，不能掩蓋。一時全國議論紛紛，好似開水一樣的翻騰起來，巴黎四十八區的代表剛議會質問延遲審判的理由，巴黎公社也派代表催促，大罵議員袒護賣國賊。濟隆特黨議員還說憲法上承認了國王神聖不可侵犯的。山岳黨（由雅各賓派和戈爾德列派合成）議員羅伯士比大罵道：「胡說！路易十六是叛國的好賊，是國民的公敵，什麼國王！叛賊既已失敗被拿，應當以敵人看待，立即軍法處決，審判的手續都用不着！」當時山岳黨人有一個愛嘉利德，是國王的族人，濟隆特黨議員布佐便主張把國王全族誅滅，他想：連愛嘉利德都要殺，看山岳黨怎麼辦。山岳黨議員聖乳士特發言道：「愛嘉士特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侵害他，就是違反民意；布佐想把愛君和

國王牽連在一起，他的意思我曉得，不過是想延緩路易十六的審判吧了。」於是全場鼓掌，旁聽席上都大叫反對布佐，第二日，巴黎各區都對布佐攻擊起來。右派議員在民衆威脅之下不敢多說，於是路易十六受了兩次審問。

審問的時候，路易十六支支吾吾，不敢承認自己所幹的勾當，連自己簽名的文件都不承認。這時候就是對王表同情的也看不起王了。右派分子仍然想解救他，主張徵求民意，羅伯士比認爲陰謀很普遍，不容易得到真正民意，反對那種辦法。後來投票表決，結果多數反對徵求民意，決定處國王以賣國賊應得之罪。

一七九三年一月廿一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結果了性命。神聖尊嚴的帝王這樣下場，在歷史上是驚天動地的事情，從此以後，一般民衆再也不把帝王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了。一般投票贊成處國王死刑的議員，對民主共和

的擁護，更堅決更勇敢。以後不論歐洲各國怎樣壓迫法國的革命，法國革命民衆仍是堅決抵抗，絲毫不退縮。而革命中心地埋伏着的內奸，從此尤其失掉了勢力，沒有搖動革命基礎的可能了。

第八段

反徵兵農民起暴動

議財政政黨起紛爭

圍協會民衆逐議員

行新政抗戰慶成功

上段說到賣國賊路易十六上斷頭台，人心大快。當夜巴黎民衆，各處大開筵宴，飲酒唱歌，慶祝共和勝利，民族革命勝利。但是法國的民族敵人越發猛烈的搗亂，要替路易王報仇。在國內有王黨蒲巒溫斯伯爵的煽亂，都母利貝將軍的叛變，以及王德省的暴動；在國外，有英國等國家參加侵法陣線。

王德省的暴動最值得注意，因為起因是民衆不滿意經濟上的痛苦，並且反

對徵兵——農民不願遠離鄉土，所以不願被徵調，這只有用很好的政治動員的方法去推動才行——教士利用他們，屠殺共和派，後來王黨也來利用他們，於是造成嚴重反革命形勢。

這時候，民族革命戰爭還遇着一個危機，就是紙幣大跌，物價陡漲，人民生活特別困難。濟隆特黨雖然希望戰事勝利，但是不肯接收山岳黨的政綱，山岳黨主張加稅，不濫發紙幣，使有錢者出錢，無錢者不受累，而濟隆特黨只顧富人方面的私利，反對加稅，主張加發大量紙幣。在物價陡漲中，工人要求加一點工錢維持生活，濟隆特黨不但不表同情，反而罵工人是搗亂份子，是無政府黨，是陰謀派，主張武力壓迫。有些奸商屯集貨物，高抬市價，巴黎市民中有些主張嚴懲奸商，由公眾團體，或政府經營買賣，而濟隆特黨就袒護奸商，反對貿易公營的辦法，指贊成這個辦法的是「暴民」。當時國民協會是濟隆特

黨佔勢力，濟黨態度不好，協會就無所作爲了。於是一部分平民，就去冒險搶劫富人的財物來維持生活；另一部分就聚眾請願。議員馬拉看見工人婦女請願，號哭着要求懲治奸商，情形很悲慘，十分感動，主張接受請願人的請求。後來濟隆特黨誣賴馬拉勾通賣國賊，逮捕入獄。因爲山岳黨和雅各賓黨以及一般民衆齊聲反對監禁馬拉，法庭終於不得不將他放出來。

巴黎公社看見形勢危急，也向協會請願，主張統制糧食價格。濟隆特黨議員老羞成怒，竟主張廢止巴黎市政府（即公社），並且組織十二委員會來辦理這件事。五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二日，民衆兩次示威，後一次尤其激烈，拿了武器的工人八萬餘人包圍協會，民衆領袖所組織的革命委員會拿嚴厲的態度要求立刻逮捕最反動的二十二議員和十二委員，協會沒有法子，只好勸那二十二議員和十二委員自行退職。濟隆特黨失敗了，民族革命的鬥爭是更發展了。——濟

隆特黨恐怕山岳黨雅各賓黨奪取民衆，而本身採取的政策和平民利益相反，結果是把民衆趕到山岳黨雅各賓黨的旗幟下面去了。

山岳黨勝利了，於是議決了改良民衆生活的三大法律：（一）廉價賣出賣國賊財產使貧民購買；（二）分配公共財產給平民；（三）掃除封建領主制的遺跡，廢止苛捐，取消舊契。因此一般平民，個個熱烈的參加抗戰。山岳黨又立定新憲法，由協會議決頒布，採取普通的直接的選舉制度，使多數人民參與政治。這時候，濟隆特黨索性投降了敵人，在各省舉行武裝叛亂，但是不管英普奧諸國聯軍，王黨，濟隆特黨怎樣聯合起來進攻革命的法國，法國全民族的動員一起來，就把牠們打得落花流水一般，不到幾個月，許多重要城市通通克復，國內漢奸（應該是法奸）政權完全消滅，普奧兩國因爲瓜分波蘭問題失了和，聯軍也分化了。於是法蘭西民族就從危亡的局勢中自力更生起來。後來雖然被俾斯麥

時代的德國打敗過一次，但是德國並不能夠摧毀法國民族的獨立自由。因為法國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是經過全體民衆自覺的奮鬥而獲得的，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毀的啊！

救國通俗叢書

法國民族解放鬪爭史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曹伯韓

主編者
胡繩

出版者

新知書店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教育路七十號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月初版

每冊實售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7952B

中国书店标价表
册数 定价

1	30
---	----



16103-1

0.016 馆藏书